



神的记事本

2

(日) 杉井 光 / 著

(日) 岸田梅尔 / 绘 大野家辉 / 译

神的记事本

2

杉井 光 / 著
(日) 岸田梅尔 / 绘 大野家辉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神的记事本. 2 / (日) 杉井光著; (日) 岸田梅尔绘; 大野家辉译. —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356-4501-2

I. ①神… II. ①杉…②岸…③大…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99576号

原著名:《神様のメモ帳 2》、著者:杉井光、绘者:岸田メル、日版设计:鈴木亨

©HIKARU SUGII 2007

First published in 2007 by Media Works Inc., Tokyo, Japan.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ASCII MEDIA WORKS Inc.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出品并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湖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1-050

本书为引进版图书,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特此说明。

神的记事本 2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 出品

著者 (日) 杉井光
绘者 (日) 岸田梅尔
译者 大野家辉
出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
地址 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出版人 李小山
出品人 刘炬伟

责任编辑 谢爱友 方宁
美术编辑 苏碧梅
制版印刷 东莞新丰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9.25
版次 2011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8月第2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56-4501-2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 3-07C

电话:(020) 38031526 传真:(020) 38031253 官方网站:<http://www.gzt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广东广信律师事务所

奇迹 在任何人身上
都会发生一次
只是
发生的时候
他们不曾注意

《我是真悟》煤图一雄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1
第二章	53
第三章	111
第四章	159
第五章	202
第六章	237
第七章	261
后 记	280



第一章

有一小部分的人误以为东京二十三区是个从南到北满是高楼大厦的都会，还没搬来之前的我就是如此。事实上，有着刺向天空般高耸建筑的只有紧邻大车站那一带，四周则都是平坦的低矮楼房。因地层下陷而凹凸不平的柏油路，发出刺鼻酸味的臭河川，不知是否有人在照顾的农田以及我所就读的高中，这些全都不出车站方圆两公里的范围内；只不过隔着一条街，霓虹灯的光芒就看不见了。

虽然“花丸拉面店”也位于距离车站步行只需五分钟的地方，却是被一堆破旧的大楼围住，暗得不见天日的店面之一。它是间只有五个柜台席的小店铺，除了晚上偶尔会有醉汉晃进来外，白天几乎没看过有客人就座。

所以我的聘用考试就在正值春假的三月三十一日，店内早已空无一人的下午一点半举行。

“听好了，只要里头的东西洒出一丁点来，你就别想通过。”

明老板一边这么说，一边将托盘一一递到我手中，托盘上还有冒着白烟的大碗。她是“花丸拉面店”的年轻老板，长长的头发扎成马尾，一年四季都穿着挖背背心并露出健美的双肩。敞开的胸前可以看见重重缠绕着胸部的白色绷带。不难看出她

出身体育科班，根本不是我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文科高中生所能违抗的。不过我还是忍不住回了一下嘴：

“请问……为什么打工的聘用考试要做这种事啊？”

“你知不知道自己之前打破了几个碗啊?!根本就不够专心!所以你要是能把东西平安送到爱丽丝那里，我就用你。”

之前我曾多少帮这家店做过洗碗、端菜的工作，同时也造成很大的损失。其实我应该要感谢善良的明老板还愿意给我考试的机会才对。

“预备，开始。限时五分钟。”

“还要限时吗?!”

被明老板瞪了一眼后，我只好小心翼翼地厨房后门走了出去。

爱丽丝住在与“花丸”同一栋大楼的三楼八号房。从紧急逃生梯走上去，再往走廊方向走差不多五米就到了，从一楼的店面走上来通常花不到一分钟。

但这时的我光是走一阶楼梯就得花上两秒，因此当我走到写着“NEET侦探事务所”的招牌前时，早已浑身汗流浹背。

由于双手都端着托盘，我只好用手肘按下门铃。没有人应门，只有蓝色灯光闪烁。

“爱丽丝，拜托，帮我开门。”我苦苦地哀求。

“……你自己进来就好了。门没有锁。”

对讲机另一边传来年幼少女不耐烦的声音。

“我没办法用手，手上拿着两个托盘。”

“那你可以放在地板上啊！”

“不行，一定会掉下来。”

“你到底在说什么？只不过是把托盘放在地板上，没想到你居然连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

“我头上也有托盘！”

听到我悲壮的呐喊，门终于开了。少女从里面探出头来，她有着一头乌黑及地的长发，一双盈满闪耀亮光的大眼睛，身穿可爱小熊图案的睡衣，露出有如生病般的苍白肌肤。

“……你是在表演杂耍特技吗？”

双手各拿一盘，头上还顶着一盘。冷眼看着我身上一堆放着碗的托盘并站在那颤抖，爱丽丝以无言的语气说：

“这个画面蛮有趣的，我想拍照留念。拿给阿哲和少校那些人看，他们一定会很高兴。我去拿数码相机来，你就保持现状等我。”

“不，那不重要啊！”我拼命叫住正要进入屋内的爱丽丝，“总之……这个……可以先帮我拿一下吧？”

我以眼神暗示那在头顶上摇摇晃晃的托盘，但爱丽丝耸了耸肩：

“请想想我和你的身高差距，还有我的手臂腕力。那根本

不可能吧？你就进房随便找个地方摆着吧！记得要先脱鞋。若是你敢滴下任何一点东西，我会让你负责清理到打完蜡为止。”

爱丽丝还是老样子，没血没泪。

我只好保持上半身不动的姿势，轻轻地把鞋脱掉，走进小厨房的流理台将双手上拿的托盘放下，然后再将头顶上的托盘轻轻拿下来。几乎连魂魄都差点吐出来的长长叹息，仿佛蜷曲在冷气房的冰冷地板上。

“……啊，老板吗？嗯，鸣海刚到。”房里传来爱丽丝与明老板讲电话的声音，“……不，看来是没有洒出任何东西。老板你真善良，若换做是我一定叫他拿水桶而不是碗。”

这家伙还真爱说笑。我心里一边抱怨一边将三个碗放上同一个托盘，然后端到寝室内。

房内的三面墙壁都被与天花板一样高的架子遮住，架上摆放着一堆怪异的机械，周围还有无数的电线复杂地缠绕在一起。房中央摆着一张大床，毛毯上堆着大小、种类繁多的熊布偶。爱丽丝坐在当中，就像是被一群布偶包围。

“你该不会要我三碗都吃掉吧？”

爱丽丝瞪着我端上来的碗。这个穿睡衣的少女不但非常挑食而且食量极少，每次要她把东西吃光都得花上一番工夫。三个碗里面分别放着少量、不同口味的拉面。

“明老板大概以为我会翻倒其中一两碗吧。”

“你怎么不翻倒呢？你平常明明迟钝到连螳螂停在鼻子上

都不会发现啊！”

为什么这样也要被骂啊……

我拉出类似医院病床上附的可动式桌子，并将托盘放在上面推到爱丽丝面前：

“看爱丽丝你想吃哪一碗，剩下两碗我帮你吃。”

穿着睡衣的少女几乎要把整张脸都放到碗里似的，仔细地观察每一碗拉面。

“我想吃尽量清淡一点的。”

她以哀求般的眼神看着我。

“听说三种都是新创作，我也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嗯——”

爱丽丝迟疑了许久，最后选择了汤色比较透明的一碗。但是她吸了一根面条后，却整个人说不出话来了。

“怎么了？”

“……好酸。”

酸？拉面很酸？

啊！这样说起来，明老板最近的确净做些怪异的拉面。

“呜……被汤色给骗了。我太大意了，里面居然有这样的陷阱。”

爱丽丝的双眼盈满泪水，却还是用筷子一根接一根将面条夹入口中。

“这两碗似乎比较正常，你要换吗？”

我坐在床前抱着自己那份拉面说。但爱丽丝却以满是泪水的双眸狠狠瞪了我一眼：

“我怎么能相信可以若无其事吃下一碗拉面这种人的味觉?! 这碗面是我自己选择的，而且如果唯唯诺诺听信了你的建议而交换拉面，要是又不喜欢，我岂不陷入更大的窘境？如此一来你要如何补偿我所保有的矜持？”

我原本想吐槽她：只不过是吃一碗拉面又不会出现什么异常情况。但看到爱丽丝一边“呜——呜——”地啜泣一边将拉面一根根吸进嘴里，觉得实在有点可怜，因而闭上了嘴巴。我迅速地将两碗面解决掉后，便向小厨房走去。

打开电冰箱的门，里头摆满350毫升的红色罐装Dr.Pepper。我取出其中的一罐拿给爱丽丝，最近我学会了先将瓶盖拉开后再递给她的小小体贴。爱丽丝以颤抖的手将瓶罐抢去，一口气喝个精光。

“呼呜呜呜呜呜。”

爱丽丝深深呼了一口气，仿佛脑袋里的东西都溶解掉了似的放下心来。她接着说：“鸣海，再帮我拿两罐来。”并拿着空罐不停挥动。这个睡衣少女的饮食习惯非常差，几乎三餐都以只喝Dr.Pepper为生。被一个边喝垃圾饮料边吃拉面的人说味觉不值得信赖，真不是滋味。

“人类必须互相扶持才能生存，这项事实我现在强烈地感受到了。幸好有你在身边。”

吃完拉面并将第三罐Dr.Pepper也喝完的爱丽丝，钻进毛毯中对我微笑。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我吓了一跳手肘差点打翻了碗。冷静。这家伙动不动就会说出这种意味深长的言辞，更何况我并没有被爱丽丝扶持过啊。不……也不能说没有啦，该怎么说呢？

“对了，你说你想在‘花丸’工作，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爱丽丝从毛毯中只露出了一颗头问。

“我可以保证你是一个生来便缺乏工作欲望的人，所以你不需要特地为了证明此事而造成老板的困扰。”

“我不需要那种保证。”应该说你少随便决定我的人生。“我觉得明老板一个人很辛苦，而且在‘花丸’打工也比较方便。”

“方便？”

“这样几乎天天都可以来这里。”

因为爱丽丝今年冬天侦破的那个案件，我现在的立场才会是侦探事务所的助手。爱丽丝虽然是侦探，却是个足不出户、从不与社会往来的茧居族，我也没看过有任何顾客前来委托案件。所以助手的工作顶多就是帮忙搬食物及Dr.Pepper，顺便让爱丽丝欺负一下。与其如此，还不如找个地方打打工也比较不浪费时间。

“哼！我可不知道你对助手工作如此热心。”

是你叫我每天都要过来的吧！

“无论如何，这年头应该也没几个人愿意去拉面店打工赚

取微薄的薪水，对老板而言应该有所帮助吧。不过一旦彩夏出院了，你一定会被fire掉。”

我正要收拾碗的手停了下来。

因为无法立即对爱丽丝突然提起的名字做出反应，我凝视着碗底的汤汁愣了一会儿后，转头望向床边。

“怎么了？你不也只打算做到彩夏回来为止吗？”

“不……嗯，那个……这件事我想都没想过。因为……”

彩夏。

今年年初从学校顶楼一跃而下，目前变成植物人还躺在医院病床上。她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是我唯一的朋友。只是她现在不会说话，也无法自行走路了。

那样的彩夏——还会回来吗？

“医生也说过并非毫无机会，不是吗？而且第一个听说的人不就是你？”

“话是没错，只是……”

我自己也查过资料。彩夏现在的状态若持续三个月以上，就叫做持续性意识障碍——也就是俗称的植物人。一旦被医生判定无复原机会，大多数医院都会强制让病人办理出院。虽然听说过有苏醒的案例，但绝大多数也只能恢复到以脸部表情传达部分情绪，或可以经由嘴巴摄取食物的程度，不过如此罢了。

要是她能回归原本的正常生活，那才真叫做奇迹。

“你不相信会有奇迹发生？”

“爱丽丝你相信吗？”

“当然。奇迹在任何人身上都会发生一次，只是发生的时候他们不曾注意。”

我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但总觉得是个很差劲的想法。跟我说不会有奇迹或许还能让我好过点。这么说起来，我和彩夏的奇迹，是不是已经在那段窝在顶楼的日子里不知不觉消耗殆尽，已经无法挽回了？

“没关系。既然会发生一次，就会发生第二次。你就相信吧！”爱丽丝肩上披着毛毯，抱着膝盖微笑着，“撒哈拉沙漠中降下的雨水，美国金门海峡及印度泰姬玛哈陵，父母双亡后出生的试管婴儿，吉米·亨德里克斯（注：Jimi Hendrix，美国黑人天才吉他手）及巴别塔，全都是奇迹、奇迹和奇迹！所以总有一天，所有人类都将成为朋友。”

我依然无法了解爱丽丝的引喻习惯究竟是怎么回事，但还是硬挤出微笑来回应她。

“你和我的相遇也是，你愿意天天来我这里也是，就连没把碗打翻平安端上楼来也是——这些全都是奇迹。”

“……你接得还真顺啊。”

我站了起来。对了，既然已经通过聘用考试，就赶紧回明老板那儿吧！从今天起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当我将三个碗及三个托盘叠在一起正打算走出房门时，爱丽丝把我给叫住：

“刚才老板在电话中还说……”

“说什么？”

“她说，回去的时候也要把碗顶在头上。”

“我可没听说！”

*

不过，“人的相遇都是一种奇迹”倒是个不错的说法。尤其爱丽丝是个茧居族，而我自己也差不多，只要和陌生人交谈超过二十秒就会感到呼吸困难。

过去遇到的人们或多或少都对我个人造成影响，多亏如此我才不至于比现在更加堕落。虽然也没有因此成为正经的人，总之就这样浑浑噩噩地活到了十六岁。在充满无限可能的荒野上，倘若真能只靠与他人的相遇而走到现在的自己，那么这些人生中的路标确实弥足珍贵——虽然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感激的就是了。

所以我在通过“花丸”聘用考试开始工作当天遇到那个女生，大概也是一种奇迹吧？

女生约莫在下午三点多出现，当时我正在厨房以隔水加热的方式融化巧克力块。明老板站在更里面，正以电动搅拌器将蛋白打发制作蛋白霜。“花丸”真正的卖点其实是比职业甜点师傅做得还好吃的冰激凌，洋溢在店里的甜腻味道根本就不像是



神的

记事本

※

拉面店，况且座位上也空无一人。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说了声“抱歉打扰了”便大力推开门的女生看见店里的情景也愣了一下。她认真地盯着我手上装有巧克力的钢盆看了两秒钟，然后退了两步重新确认了一下店前面的挂帘。

她是个有着咖啡色皮肤，非常引人注目的女生。年纪大约比我小个一两岁，及胸的长发随意地编成左右两条辫子。上半身的蓝色T恤上印着白色字样，看来似乎是少数民族的文字；下半身则是很短很短的丹宁布热裤。女生的双腿健美又修长，若说她刚横渡太平洋游过来东京湾，我可能真会相信。她肩上背着浅咖啡色的波士顿包，感觉有点不大协调。我们的眼神交会时，女生双手合掌说了声“Sawasdee”并轻轻点了点头，我也下意识地回了她同一句话。咦……她是哪里人啊？

女生再次确认门外的挂帘后问道：

“请问，这几个字念‘花丸’没错吧？”

她的日语发音很标准。不过这个问题突然令我有点心虚，只好边将装着巧克力的钢盆藏进水槽边回答：

“应该……是吧？”

“应该?!”女生肩膀上的波士顿包差点掉了下来，“对不起，我不太会念汉字。”

呃，上面没写半个汉字啊？

“哦哦？那请问这要怎么念？”